



修空调的卞师傅

□ 胥雅月

家中卧室里的一台空调出现了故障。七月如火的天气,不开空调夜间都睡不安稳。想到以前曾为单位长期维修保养空调的卞师傅,虽说我三年前离开了单位,还好手机里存有他的手机号码和微信。

卞师傅早我几年离开单位,自己在外单干,做空调维修保养的生意。那时,我在单位负责办公室工作,部门科室出现空调故障,我联系售后或市面上的维修工,对方不是嫌路远,就是狮子大开口。随着单位一台台空调过了保修期,相继出现故障,我向单位负责人提出建议,物色一位技术精湛,价格合理的空调维修工与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,且谈好价格,签订合同。领导同意我的建议,让我物色人选。我拜托单位的老同事,很快找到卞师傅,并顺利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。我很少和他见面,只是一段时期后,我联系卞师傅前来结账时,才和他匆匆见上一面。同事们都说卞师傅修空调技术精

湛,干活认真,无需监督。

后来,我离开单位,再没和卞师傅见过面,也不清楚他是否还为单位服务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拨通了卞师傅的电话,我简单说明情况,想请他有时间登门检查一下空调的故障。卞师傅一口应允。

卞师傅来我家的正午,正是39度高温天气,简单寒暄后,他便开始工作。他系上安全带,敏捷地爬到窗外,我一再提醒他注意安全,他答我没事,说是几十层的高楼,照样要爬到外面检修,现在二楼更没事的!卞师傅蹲在逼仄的空调外机安置处,拆卸外壳,初步判断外机线路板出现故障,需拆卸下来带到维修部检测一下。我让他做主。半小时高温高空室外作业,卞师傅再爬回室内时,浑身湿透得像落汤鸡,脸红得像喝过酒的人。爱人连忙打来清水让卞师傅洗洗凉凉,又递上冰箱里的西瓜……卞师傅见我们有点同情他劳作的不易,连忙微笑着说,都习惯了,我们

修空调的就是这高温天气最忙,过了这段时间也享福呢!

我问他以前的单位还保持合作吗?一说这事,卞师傅打开了话匣,继续服务呢!这还得感谢你呀!你在时,没少帮我在单位说好话,还催我领取服务费!现在手头有几家固定的单位做服务,收入有了保障,心也踏实……你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吧?卞师傅倒也爽快,明年!你这样苦,难道子女生活还有什么难处?一听我这样问,卞师傅说起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,脸上有了自豪的神情——原来卞师傅的两个孩子都毕业于苏州大学,留在苏州成家立业了,他干这份营生,子女也不同意,也曾去苏州孩子家享过一段时间的清福,可最终还是以闲得慌为由,独自回到老家,继续做起修空调的营生……

维修好的电路板安装上,空调正常运转了。卞师傅又奔赴下一家的高楼窗外,融入高温热浪中……

半分菜地『种乡愁』

□ 邹德萍

如果有人问我,在四季分明的江苏沿海,哪里有一年四季有青青绿绿的地方,我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他,有一方小菜地,那里四季都播种,月月有菜吃,在半分菜地种春秋,可以让人重拾那份乡愁。

也许是出生在农村的缘故,我对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,总是有着一抹莫名的感动。我喜欢披着晨光的微凉,走进我那半分闲田,看着韭菜、黄瓜、香菜、蒜苗水灵灵的长势,欢喜便由心而生。我也喜欢在夕阳西下时,待在菜地里卖菜,一棵绿油油的青菜都能勾起美好的回忆,一朵盛开的南瓜花也能想起“叫鸡”的欢乐,一个大萝卜让我又回到当年偷拔学校萝卜外出煮夜饭的境况。有时触景生情,感慨蹉跎岁月;有时触类旁通,生出万般想象;有时触手可及,往事恍然如昨。

生活有时无意插柳成荫,半分闲地种菜正合此义。老妻乐于助人,经常帮一位老人做做事搭搭手,老人去大城市享福后,便把自己种了多年的一个菜畦交给老妻种植。从此地成了这个城市里的新“菜农”,精心谋划,精细管理,精彩不断,把个小菜地拾掇得有模有样,也把我空闲的时间搭进去了,开始时是思想动员的,后来慢慢就主动投入,特别是从中找到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乡愁,菜园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,情系家乡的慰藉,就不会在意他人异样的目光了。

起初,利用天井空间,挖点熟泥肥土,放进旧花盆里,栽几棵葱、辣椒,育一盆蒜、番茄,种点香菜,主要是为了休闲,四季见绿。后来无意中得到半分闲地,就移情别恋了,挖田整地,播种撒肥,浇水除草……忙得不亦乐乎,比种了几十亩地还忙。长水稻种麦子有忙有闲,而菜地隔三五都有事。正应了人勤地不懒的古话,老天是不会亏待勤劳的人,辛勤付出总有收获,家里少买了不少蔬菜,有时新鲜吃不完还与人分享。掐一棵挂着露珠的香葱香菜,再拔一小把嫩嫩的青菜,将它们清洗干净切好备用,再烧水下面,打入两枚鸡蛋,一家人早餐的馨香,便从厨房里氤氲开来,形成了从菜园到厨房到餐桌到舌齿的“全味链”。任何时候菜园都在静静等待着你的实践告诉我,付出不一定有收获,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。

其实,菜地不用大,能立一棵葱蒜,能结一个辣椒,能开一朵菜花,便足矣。那葱那蒜那那花,是湿润土壤对爱它之人最温情的回报,带着千丝万缕的湿漉漉的乡愁种植在田间,也种在自己的心里。春夏秋冬中的嫩绿在无忧而又平和的阳光雨露下,默默为一年四季烟火传递着绿汪汪油亮亮的永不褪去的一抹春色。甚至连做梦都是从半分菜地里飞出的绿色翅膀,也许那就是乡愁吧!

自己的瓜果蔬菜没有反季都是应时令而种,顺季节而长,当时当令,是名正言顺的时蔬。这些菜果的鲜嫩味道,总会把人精准的味觉带入季节的征候,使味蕾与时令恰到好处地碰撞,让人觉得是在品尝岁月,品鉴人生,品味烟火,使舌尖上的乡愁更浓郁,心里的乡愁更情长。

闲暇之余心有所向,把从老家带的种子种在闲田里。菜园唱起“四季歌”,半分闲地“种乡愁”。



鹭栖湖畔

肖明摄

网格员吴大姐

□ 顾珊

半年后,再见到吴大姐时,她还是那样精明干练,身上的红马甲格外显眼,见到人老远就开始打招呼。

我正准备迎上去问吴大姐点事,就看见小区里的马奶奶坐着轮椅推着吴大姐。我有点犯怵,这马奶奶可是出了名的“不好惹”,一不高兴就骂人。这时候吴大姐也看到了我,察觉出我要找她后,朝我做了个稍等的手势。大约十分钟后,马奶奶笑容满面地按了按吴大姐的手,自己推着轮椅先走了。

“你怎么‘摆平’马奶奶的?”出于好奇,我悄悄地问吴大姐。“其实过程也简单,就是嘘寒问暖,在生活上能帮到的尽量帮呗。”吴大姐淡淡地说,好像在谈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一定挺难的,我在心里这么想。

初次见到吴大姐的时候,她可不是这样“能干”。那天,她正挨家逐户地登门采集信息。到我

家的时候,母亲担心她是骗子,反复盘问,见我下班回来仿佛看见了“救星”,嘱咐我“问准了”,便到厨房忙饭去了。

我仔细打量着吴大姐——大概四十岁左右,皮肤白净,整个人瘦瘦的,观之可亲。我还没说话,她自己倒拘谨起来,说了声“你好”。我朝她点点头,问她是谁,来做什么。她赶紧解释说自己刚做网格员,到你家登记信息的。像背书似的,等到终于说完,还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。

也许是刚做网格员的原因,她登记得很慢,一笔一划,写好后又反复核对几遍。等到所有信息都填写清楚,她的额头上已经有了细密的汗珠。知道她是新来的网格员后,母亲端来了切好的苹果,她连连婉拒,逃也似的出了门。

再次见到吴大姐时,广场上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演练。她穿着防护服,戴着口罩和护目镜,低着头头快速地帮前来检测的群众扫码采样。一开

始,我并没有认出她来,直到有两个人靠近了,她还在大声喊:“请保持一米距离!”

“她样子好‘凶’!”我后面的一个小姑娘低声朝妈妈说。她妈妈并没有附和自己的孩子,而是温柔地向她解释: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健康。

吴大姐的这声吼也让我感到诧异,怎么说呢,在我看来,吴大姐应该是个很温和的人,不会和人脸红脖子粗。要是再年轻十岁,还是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的长相。但是转念一想,这声吼此时此刻是对的。

转眼排到了我,我正准备跟她打个招呼,谁知刚笑着喊了个名字,“现在不要跟我说话,为了安全!”就被她挡了回来。

走了几步,我忍不住回头看——吴大姐正熟练地操作,脸上露出来的地方红红的,刚刚说她“凶”的小姑娘正对她比心。

掏出手机,我赶紧将这温情的一幕拍摄了下来。

猫趣

□ 闻迅



我刚进城时,住在酒厂路北的一间平房里,隔壁的薛大爷养了十几只猫,个个都是捕鼠能手,不仅消除了鼠害,而且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了乐趣。正如宋代诗人罗大经的《猫捕鼠》中所描写:“陋室偏遭黠鼠欺,狸奴虽小策勋奇。扼喉莫讶无遗力,应记当年骨醉时。”

薛大爷之所以养猫,起初是因为路南酒厂酿酒原料的仓库是个“老鼠窟”,有成千上万只老鼠,不但夜晚出来肆意地钻墙打洞行凶作恶,就是大白天也敢成群结队地往路过的银行家属院子里钻。那时宿舍的墙壁都是红砖砌的“鸽子窝”,墙里的空隙很大,而且处处相通,这就成了老鼠的“大本营”,老鼠在里面繁衍后代、储藏食物。这家的家具被啃坏,那家的衣服蚊帐被咬破,尤其是钻到碗橱里,不仅糟蹋了里面的饭菜食品,而且留下一堆堆老鼠屎,令人恶心。鼠害成为家家都感到十分头痛的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薛大爷住进这个大院不久,从乡下捉来一只“有喜”的虎斑花猫。这只猫身手敏捷,活蹦乱跳,有着十足的虎气虎威,眼睛瞪的像铜铃,发出闪电般咄咄逼人的神情;耳朵竖

得像天线,警惕地听着老鼠一切可疑的声音,磨得尖利的爪子像铁钩,一抓到老鼠准是皮破肉绽,一看就是会捉老鼠的好猫。它除了听薛大爷召唤,一点不把别人碰,没过几天就开始捉老鼠。过了个把月,虎斑花猫生了4只小猫,个个都像老猫,身上全都是虎斑。这只老猫每年都下一两窝,一代接一代,很快它就有六七十个子孙了。

那时,薛大爷家养的猫,只只毛光闪滑,只要他在院子里“咪咪”喊一两声,一只只猫儿就会连蹦带跳地奔来,绕着他的腿子直打转,有的蹲在他的面前,用爪子洗洗脸;有的趴到他的脚上,用舌头舔舔他的脚;要是他坐在那里,就会跳到他的大腿上,“喵喵”“喵喵”地叫个不停……他喜滋滋地挨个地抚摸它们的脑袋,用梳子梳理它们身上的毛,身上脏的还要抱到水池上去为它洗澡,最后端出猫饭碗,撒上小鱼干,让一个个猫子吃饱喝足。薛大爷喂猫还很讲究,一般是中午喂一顿,让它们吃饱喝足,晚上从不喂食,逼着猫子夜晚出动捉老鼠。他还根据这些猫皮毛的颜色、捕鼠能力分别给它们起了“大黄”“小花”“二黑”“小虎”之类的名字,只要薛大爷喊到哪个名字,那个猫

就会奔到他的面前与他亲热一番。更为奇怪的是,这些猫还能一个接一个排起队来,老的在前面,小的在后面,一点也不乱,这全是薛大爷下功夫训练的结果啊!难怪大院子里的人们都叫薛大爷“猫司令”啊!

更为可敬的是,薛大爷精心训练猫的捕鼠能力,摸索到其中的奥妙。每当猫子捉住老鼠叼回来,他就立即“犒赏”一番,拿出猫饭碗,撒上小鱼干,让这“立了功”的猫美美“饱餐”一顿。其他猫想乘机来“分享”,他会立即把它们赶在一旁,并把死老鼠拎给它们看。这些猫好似领会薛大爷的意图,也拼命去捉老鼠,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“美餐”。这些猫不仅把大院里几十家老鼠捉得干干净净,还经常到酒厂的仓库和院外的居民家里,捉来一只只老鼠,薛大爷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虽然养十几只猫每天的猫食开支要抵上一个老人的生活费用,而老人的退休金也不高,但他宁可省衣缩食,决不亏待这些猫。

如今,薛大爷已离世多年,但他养猫、喂猫、逗猫、驯猫的场景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,时时提醒我要善待动物,保护生态环境。

穿军装的样子

□ 马庆民

从军十几年,从未穿着军装回家探亲,以至于街坊四邻总调侃我是一个“假兵”,每每让我哭笑不得。

去年“八一”,终于和相恋六年的明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在驻地办完仪式后,遵从父母的心愿,再赶回老家补办一个传统的婚礼。临行前,母亲千叮万嘱咐,一定要把军装带回去,让大伙儿看看,你们两口子都是名副其实的“真兵”。

回家那天,老屋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父母和亲戚邻居忙得不亦乐乎。唯独外婆一个人独自坐在墙角,侧头怯生生地上下打量着我。我牵着明的手,走到外婆跟前,蹲下来:外婆,我是民民,这是你的孙媳妇,你看漂亮不?

外婆木然地望着我们,倏忽又像在拼命想着什么。

母亲走过来,说:“外婆今年记忆力更差了,连我都是转头就忘,别说你一年才回来一趟的人了。”母亲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与伤感。

几年前,外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,记忆逐渐消退,时好时坏,去年还能认出我来,想不到现在……看到外婆这个样子,总忍不住想起我小时候,外婆是那么风风火火、快人快语,教我读书写字唱歌,让我的童年丰富而多彩。

我想,如果和外婆多相处一些日子,她也许就会认出我来。

回家第二天,按照老家的习俗,我们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礼成之后,母亲要求我们换上军装拍一张全家福。待我和明换好衣服走出来时,大家接连夸赞,“真帅,真漂亮,太般配了。”

就在这时,外婆突然跑过来抓住我的手:“民民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,这是你媳妇吗?真漂亮啊!”外婆的目光里闪烁着往日的神采,令在场的人无不啧啧称奇,我和母亲更是热泪盈眶。此刻,我终于明白,原来外婆认得我穿军装的样子。

之后那几天,我一直穿着军装陪着外婆,给外婆讲部队的事,她听得津津有味,时不时开怀大笑。外婆也反复讲我小时候的事,好像岁月从未流逝,好像她并未遗忘。外婆还拿出了藏在枕头下的“秘密”,那是一张我新兵连时的照片,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寄回来的,却在外婆的枕头下藏了这这些年。泛黄的相片,因为无数次抚摸而变得模糊不清。看到这些,我不禁潸然泪下,心如刀绞。

外婆把思念凝聚在枕头下的军装照里,等到她双眼浑浊,等到她满头白发,等到她忘记了世界、忘记了时间、忘记了亲朋,但她依然记得穿着军装的我。

短暂的陪伴过后,离别又一次到来。一年的时光,对我来说,是弹指一挥间,匆匆而过。但我不能想象在外婆的世界里,是多么漫长的等待与牵挂呀。

我已经把烫得笔挺的军装准备好了,等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完成后,我就申请休假,我要穿上这身军装回家——我想,外婆一定不会忘记我穿军装的样子!

